

死神會社 【小說類】 第三名 人育學程 邱家威

死後第1年4月14日 晴

現在，我正用公發的羽毛筆沾著墨水，嘗試寫日記。
先來說一下我寫日記的原因吧。

因為無聊。

三日前，我自殺了。帶著半分遺憾和半分僥倖，我已經忘記了自殺的原因和方式。當神智（如果還有的話）清醒過來，我已經在街上看著自己的屍首四分五裂。

事到如今，也沒有噁心不噁心的想法了。況且這不是重點。

在圍觀的人群中，有一個身穿黑色套裝的人走過來。套裝跟西裝十分類似。奇妙的是，我一下子就聯想起宗教裡的「死神」，不過小了標誌性的鐮刀和大兜帽。當時我腦海裡一片混亂，現在想起，那畫面真是突兀得可以。

死神向我展示了他的員工證，然後又塞給我一張，不過是記有我自己資料的員工證。

如此這般，我也成為了「死神」。

死後第1年4月15日 晴

大部份宗教裡也有同樣的描述：

「自殺者不但無法解脫，更會墮入地獄。」

就結果論而言，這句話大概是正確的。只是這裡沒有滾燙的岩漿和責罰罪人的惡鬼，只有更多活生生的人類。

在人死後，把靈魂引導到正確的地方，就是死神的工作。

我正處於某個戰場，這裡與記錄片中看過的非洲中部十分相似。既然是戰場，三不五時就有人死。不論是平民、童兵、戰士還是某個獨裁者娛樂自己時屠殺的靈魂，死亡對大家都是公平的。依據不同人的信仰，死後會有不同的對象來接走死者的靈魂。有時候是天使一樣的人，有時候是穿著北歐風鎧甲的女騎士。

「把靈魂『護送』到『接載者』面前」，比較接近對死神一職的正確描述。

說實話，我對接觸這些靈魂實在不太在行。本人可是自殺者哦，是普世道德中最不尊重生命的被討厭者哦，看著其他靈魂臨死前掙扎求生的畫面，根本就是在故意諷刺我本人不是嗎？

話說回來，在非洲居然有人信北歐信仰，甚至看到了女武神瓦爾基里？她們對這裡的氣候不會不適應嗎？

死後第1年4月18日 雲

非洲的工作似乎沒完沒了，總公司（照理來說應該是存在的，只是我到現在都還搞不清「死神會社（暫稱）」的營運方式。）派了幾個死神來支援。

死神的語言大概是繼承生前所知而得的，本來想開口講兩句，打個招呼，後來發現言語不通就算了。

太棒啦！我本來就不是善於與人交流的類型，既然障礙多多就乾脆各不干涉吧！賭十塊錢他們也是一樣想法！大家也自殺過，懂的懂的。

死後第1年4月20日 晴

人手多了，時間確實輕鬆了一些。算一算，我死了快十多天了吧。今天回老家看了一下，雙親都在，面色明顯比過往衰老。和外頭的大太陽相比，家裡明明開著窗，空間卻顯得昏暗多了。

抱歉啦，你們都不是壞人。只是我不爭氣罷了。可是我也不覺得你們毫無責任。

唉，人死已矣，想這些又有甚麼用呢？

（世界上大概沒有其他人講這句話能比我本人講更有說服力了。）

打算回非洲的時候被狗吠了。正委屈的時候又覺得不對勁，牠怎麼看得到我？原來鄰居家的狗也死了。不知道怎麼死的，好像也沒有人來接牠。想說帶牠去非洲，我好照顧，牠又不肯離開主人家裡。

波奇啊波奇，這麼忠心的愛著，也得死。可憐的波奇。

死後第1年4月21日 晴 時有炮彈

終究還是回非洲了。也不知道做這些事是為了甚麼。解釋也沒有，糊里糊塗的也死不去。心想死都死過了再死一次看看，結果刀在脖子上劃過去居然被磨鈍了。

好無聊。

死後第1年4月22日 晴 時有催淚彈

調派到東南亞。

死後第1年4月25日 晴 注意燃燒彈 時有實彈

東南亞的工作量比非洲小，只是最近的政治局勢急轉直下，才要多添一兩人幫補人力。不用想，同僚之間又是言語不通。

跟把戰亂習以為常的非洲不一樣，這裡的人說穿就是安穩久了。在非洲的小風小浪，在這邊都傳得像世界大戰。與非洲那邊最大的差異是，這邊的死人大多都會對著我鬼哭鬼嚎（字面意思），雖然聽不懂，但也能猜出是不想死之類的話。

非洲人就和善多了。死之前當然會拼命掙扎，但是時間一到，死了就死了。曾經有個母親，雖然放心不下年輕的女兒，但是當她的神來到，依然是乖乖跟著走。

這邊的人呢？全副武裝衝到槍口前面，一副從容就義的模樣。等看到我的時候還不是哭得呼天搶地，好不淒涼。

說白了，他們跟自殺的人有甚麼區別？在我看來，他們哀哀哭叫想回家的畫面，比我自己的屍體還難看多幾百倍。

結果卻是我在這裡聽他們哭聽他們喊，喊到神來了，拍拍屁股就走了。

查了些經文，說他們是要被帶去受審，審完才知道是上天堂，下地獄，還是有其他出路。

順帶一提，非洲那位母親的女兒，失去母親的同一日內又被人輪姦，之後也自殺了。現在跟我一起在東南亞服務。幸好她老母親看不見，也幸好我跟她女兒言語不通，不然東問西問，我真的不知道要怎麼對付。

只可惜了一個漂亮又善良的女孩。

到底那邊才是地獄，我真不懂。

死後第1年4月26日 雨

今日又回了老家，不過不是去看家裡人，而是去看波奇。

波奇的主人是一個蠻成功的商人，開的車很豪華。今天下了點雨，他在門口就一直緊張著衣服濕了髒了。回家了還不放心，很快就去換了另一套西裝，整理好頭髮，然後才衣冠畢挺地綁上圍裙做菜。

波奇的事，他好像不太上心。或許波奇也知道自己掛了，也沒有去討摸討飯甚麼的，只是搖著尾巴，一直跟在牠主人身後。

那個非洲的女孩子不知道為甚麼也跟著來了，一路上我們都沒有交流。到了我老家，她就興奮地到處飛。想想也是，大概沒到過甚麼大城市。情有可原。

我決定在心裡給她取個名字。

就叫她小麗好了。

死後第1年4月27日 晴

東南亞的局勢平靜了一些。雖然只是表象。

年輕人的單子變少，老人和名人的單子多了。整個下午我們都盡量安排三到四個人在刑場待命，被槍斃的人十多個當作一批，讓我們一批接著一批的送。雖然死神不會累，不需要吃飯喝水，（當然也不會過勞死，真是黑心企業最適合的員工），但是精神和靈魂的疲累又是另一回事。

有件趣事，也許小麗臉孔端正，似乎被當地人誤認是女神或者佛之類。小麗本人則是一臉祥和地處理著業務。

是說她也適應得太快了吧？

死後第1年4月30日 多雲

死神的就業機制大概了解。總之凡是自殺的都有機會成為死神。所以死神也不是自願就職，而是強制招募的。

最近的自殺者也不少。似乎是之前的內戰和槍斃潮之後，活下來的人出現了「倖存者內疚」。

（在生時覺得很酷，所以讀過一些心理學入門書。等真的把那些名詞寫下來，好像又不是那麼一回事。）

大概是死神裡也有階級分別，自殺者會交由特派的死神處理。我這種一般死神，只需要處理一般死人。

死了也要被分高低，而且還理所當然地歸類到地位比較低那邊。嘖。而且正常來說一開始就會有人跟我解釋這些事吧？沒有哦，喂！看見了嗎，總公司！就業輔導做得太糟糕了吧！

死後第1年5月1日 雷

發薪水……？

居然發薪水了……？

死神居然有薪水……？

發了我也不知道該怎麼用啊？

死後第1年5月2日 雨

忽然想到一個問題，全世界這麼多人自殺，如果每個自殺的人都會成為死神，而且沒有離職機制的話，死神數量大概會嚴重飽和吧？

頭好亂。

超亂。

死後第1年5月5日 晴

調職美洲。

又是言語不通的地方，就不能去個離我老家近一點的地方嗎？

而且，雖然不需要，但是留小麗自己一個也讓人擔心。

不過……反正也不會死吧？

死後第1年5月15日 風

龍捲風超誇張的，房子都捲起來了。不過因為龍捲風死的人只有兩個。死的是一對夫婦。很簡單就接受現實了，最後牽著手被天使（或者類似的角色）帶走。

真不錯。淒淒慘慘的事看多了，這種清新的死法讓人看了也開朗一些。

死後第1年5月17日 歡迎來到叢林 Welcome to the jungle

大案子。

賣場槍擊案，死者五人（暫時），傷者多數。白人臉孔和中東臉孔的天使都來了。前輩用英文說，雖然今日只有五人，但通常其他傷者都會在往後幾日陸續報到，所以最近要一直在醫院待命。

美洲待久了，英語也變好了。畢景跟非洲和東南亞不一樣，我本身有義務教育留下的英文底子，所以還有進步的空間。多了跟別人交流，日子顯得沒那麼孤單。

不知道是我本來的問題，還是當死神時不跟人講話的日子過太久了，感覺交流的壓力比在生時所記得的還要大了一點。

可是該做的還是要做。過幾天去問一下前輩，死神這行到底是怎麼回事。

死後第1年5月18日 晴

賣場外的警察上午開始攻堅，不到下午就完事，犯人當場向我們報到。白人男子，似乎是某種激進政向的信徒，被天使帶走了。有幾個殉職警察看到了，發著脾氣，然後又被他們的天使各帶各離去。

算了啦，「那邊才是地獄？」這種事，懶得想了。

下午過後，問了前輩一些事情。前輩也不太清楚。不過他說死神的離職手段是「被忘記」。

如果有在世的人還記得自殺者，後者就會承擔死神一職，直到被人忘記。真是充滿生命哲學味道的理論。

這麼一說，我、小麗和波奇還留在世上，是因為還被人記住囉？

這是怎樣，「永遠活在我們的心裡」？

其他人是怎麼想的，我當然不知道。我自己覺得壓力蠻大的。連死都擺脫不了的那些人，其實有點討厭。

啊，還有那些薪水，確認了是一點用都沒有。連裝飾都被嫌難看。

真·黑心企業。

又多一個不自殺的理由了。（苦笑）

死後第1年5月19日 晴

槍擊案的傷者也陸續來了，有老有少。

少的通常還不理解發生甚麼事。而老的不論是不滿的，抱怨的，還是安然地走的都有。

有一個老人還說自己終於不用再受病痛折磨，對我滿心感激的模樣。

雖然難為情，不過如此也好。祝她審判順利。

有個醫生過勞死了，接他的是位拿著手杖的半裸鬍子漢，手杖上還有條蛇，看起來超危險。

居然救人救到過勞，一定是個好人吧，也只能祝那位醫生審判順利了。

死後第1年5月20日 雨

小麗來了（不然我都忘了自己也可以偶爾出去），然後我和她又去看了波奇。

波奇的主人因為虐待動物被捕，小麗有點難以置信。在她的老家連人命都不價錢，惶論狗命，難以置信都在情理之中。

波奇也被接走了。接牠的是一隻黑猩猩。（到底是為甚麼？波奇信仰黑猩猩嗎？）

至於那個衣冠禽獸，祝他萬劫不復。

生前沒試過祈禱，死後居然連續祈禱了三次。

雖然其中一次更接近詛咒。

死後第1年5月21日 先雨後晴

跟小麗回了一次非洲。她死了將近一個月來，大概是第一次回老家。

這裡依舊一團亂。

據說聯合國派人來過一次，被軍閥（們）用打的打跑了。

第二次來的時候帶了台坦克車，毫無助益。然後又在坦克車附近放了些飛機、大砲。

這下好了，軍閥們自然是無任歡迎，只要把聯合國的人打掉，留下來的飛機大砲和坦克車就是他們的。這群戰爭狂怎麼按捺得住？

所以，這裡依舊一團亂。

我們到的時候，炮彈雨剛好停了，真雨卻下得一塌糊塗。

死神沒有形體，不怕打濕。小麗把我帶去她自殺的地方，那裡有一間小木屋，木屋旁長了一株大樹，樹的某枝還吊了一座鞦韆。如果我不知道這裡的歷史，而又剛好遇上晴天的話，看著應該也挺寫意。

我和小麗同時注意到樹下的陰影處。那裡有一個人影，無力跪坐在一個土丘前。

人影似是少年，全副武裝，膝旁放有一個藍色的頭盔，寫有白色「U·N」字樣。腰帶的三角形袋子被打開了。插在土丘上的摺疊式軍鏟，似乎就是三角形袋子裡本應放著的物件。

小麗應該認識少年。

死神無法與活人接觸，但小麗依然去到少年的身後，做出環抱少年的模樣。

奇怪的是，即使在暴雨中，我仍能夠分辨出兩人臉上那些是雨水，而那些是淚水。

這麼看來，土丘裡的應該就是小麗，而少年就是令小麗留在世間的人了吧。

天放晴了，陽光穿透小麗，照在少年背上。

在陽光之下，少年似乎做好了某種決心，戴上頭盔起身離開。而小麗也被她自己信仰的對象帶走。一時間，只留下我一個在原地，看著晴朗的天空一臉疑惑。

……由於小麗是在少年尚記得她的情況下離職的，這個案例推翻了以前的假設。所以死神的離職手段依舊不明。嘖。

死後第1年5月24日 晴 時有槍擊

令人不悅。

相當令人不悅。

自從我當上死神，就越發不相信世上有這麼多巧合。

暴雨中的陽光忽然放晴？還剛好照耀在愛人頭上帶來解脫？

開甚麼宗教玩笑。

那些傢伙大概正為自己的權能沾沾自喜吧。

我越來越討厭神是有原因的。

話雖如此，波奇走了，小麗走了（雖然畫面做作得令人噁心），希望對他們來說都是件好事。

祝願他們的審判一切順利。

而我又要被調回非洲。

死後第1年6月1日 晴 時有空襲

非洲亂自然是不用說。

而且那天埋葬小麗的少年也戰死了。

詳情是這樣的：

話說少年所屬的聯合國部隊，「又」不敵軍閥們的私兵，只好撤退。少年和部隊內的幾個當地人自告奮勇殿後，為大隊拖時間。

抱著必死的決心，小隊戰到只剩少年一人。少年拿出了手榴彈，似乎是想自爆，同時拉幾個靠近的私兵陪葬。

正當我心想：「少年此舉多會被判定成自殺，然後又成為我的同行吧。」

的時候，趣事發生了：

第一，靠近的私兵正是以前輪姦小麗的那些人；

第二，私兵的狙擊手看不見少年手上的手榴彈；

第三，少年其實只是把手指扣在拔銷上，他根本提不起自爆的勇氣。

然後，狙擊手向少年開槍，精準的一擊從左顴骨擊入，再在少年的右顴骨穿出，子彈的扭力把少年的右臉部完全扭爛，形如剛盛開的玫瑰（不過是特大號），好不精彩。

少年的身軀隔了一秒左右才倒下，扣在拔銷上的手指也應力把手榴彈解鎖。而這段時間，也剛好足夠私兵們靠近到爆炸的最有效範圍。

私兵們也是正常人，看到手榴彈也會嚇跑。不過，說實話，只是徒添痛苦罷了。

再一秒之後，咔呼！

因為私兵們跑遠了，手榴彈反而無法仁慈地賜予他們毫無痛苦的死亡，只能盡到身為手榴彈的職責，把私兵的手腳震爛，或是用引起的破片刺進他們的五臟六腑。（而根據統計，手榴彈最正確的殺傷方式應該是後者。）

活該啦哈哈！

……工作期間不應該讓自己的情緒展露出來，看來以後要多提醒自己一下。

與此同時，少年已經在我旁邊，浮在空中，聽著私兵們求死不能的哀嚎。不過嘛……這種場面對他而言，果然是太衝擊了一些。

不消一會，小麗就來把少年接走了。

以這種形式與小麗再會令我有點驚訝。黑色的套裝換成了淡黃色的長裙，她向我微笑著點了點頭，打了招呼。看起來她過得不錯。

離職之後的世界怎麼回事我毫無頭緒，可是她過得好比甚麼都好。可喜可賀。

至於少年啊，用活人的標準來看，愛一個人愛到把她當成信仰對象，會被現代人說成變態吧？

不過人都死了，活人的標準姑且先放一邊。

祝審判順利。

（完）